

国羽各条战线全线奏凯

王懿律/黄东萍获混双金牌

本报讯（记者谷苗）经过一场中国组合间的强强对话，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决出首枚金牌。双方激战三局，赛前不被看好的王懿律/黄东萍以2比1击败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站上最高领奖台。

两对组合此前15次交手，王懿律/黄东萍仅获两胜，更放松的心态成为他们决赛取胜的关键。相比之下，几乎统治了整个奥运周期的“雅思”组合，未能在重压之下发挥出最佳状态，关键时刻屡屡送出失误，夺金心愿最终落空。

随着郑思维一记回球出界，王懿律/黄东萍锁定金牌，激动地躺倒在地。“想是想，有时还会想想庆祝动作，但真到这时就什么都忘了。”王懿律坦言，虽然偶尔也会设想奥运夺冠的场景，但直到金牌挂在胸前，脑海中还是一片空白。评价这场巅峰对决，他表示：“比赛非常精彩，大家都尽力了，我们关键分处理得更好一些，运气也更好一点。”

对“雅思”组合而言，决胜局以2分之差无缘冠军难免遗憾。郑思维赛后表示：“我觉得上场前大家五五开，就看谁的发挥更好。竞技体育谁输谁赢都正常，对手发挥很好，结果遗憾但必须接受。”颁奖仪式上，习惯了夺冠的黄雅琼，险些错拿了队友的金牌。明显有些不甘心的她，谈及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毕竟这次这么遗憾，我俩应该不会就此止步。”

同样在昨天进行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与何冰娇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半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其中，何冰娇以2比1击败夺冠热门、日本选手奥原希望，强势晋级。

作为中国男双的“独苗”，“双塔组合”李俊慧/刘雨辰在半决赛中以2比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译。决赛中，他们将与中国台北队的李洋/王齐麟争夺金牌。

中国蹦床双妹摘金夺银

本报讯（记者谷苗）双星闪耀，中国女子蹦床时隔13年重回奥运之巅。在昨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蹦床女子个人决赛中，朱雪莹和刘灵玲分别以56.635分和56.350分包揽冠亚军。

经过资格赛两轮比拼，刘灵玲和朱雪莹在16名选手中排名前两位，昂首挺进决赛。决赛中，资格赛成绩全部清零，所有人重回同一起跑线。一套动作定胜负的赛制，增加了比赛的不确定性，也更考验选手们的心态和稳定性。

两位中国选手在决赛中拿出了最高难度动作。倒数第二个登场的朱雪莹，以一套流畅优美、空中姿态无可挑剔的动作征服了裁判，获得56.635分的高分，为中国队提前锁定金牌。压轴亮相的刘灵玲同样表现不俗，仅以0.285分的微弱差距排名次席，获得银牌。

“真的像做梦一样。因为蹦床是打分项目，偶然性很大。想过拿冠军，又不是太敢去想。”登上梦寐以求的冠军领奖台，朱雪莹坦言：“看到前面选手的成绩越来越高，当时会觉得有压力，但我相信我们有实力能够赢过她们。”

对于26岁的刘灵玲而言，这很可能是运动生涯的最后一届奥运会。“我挺满意的，快退役了，能拿到奥运奖牌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收获一枚银牌，她有激动也有遗憾，“心里会觉得，这不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也是这20年努力的回报。”

女足四强全部产生

东道主不敌瑞典遭淘汰

本报讯（记者陈海翔）在昨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将参赛目标定为登上领奖台的东道主日本女足不敌瑞典队，无缘四强。终场哨响时，日本队员泪洒赛场，久久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第7分钟，瑞典球员埃里克森接队友传中头球破门；第23分钟，日本队送出弧线球传中，田中美南凌空垫射入网，扳平比分；第53分钟，布莱克斯特纽斯小角度铲射得手；第65分钟，三浦成美禁区外手球，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斯拉尼主罚命中，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比1。此役上半场还曾出现过一次VAR介入的情况，当时两队球员在日本队禁区内发生碰撞，主裁判第一时间指向点球点，但在VAR介入后，主裁取消了这一判罚。

没能晋级本土举行的奥运会四强，对日本女足打击巨大。赛后几乎所有球员泣不成声，其中效力于阿森纳女足的岩渊真奈甚至狠狠将球砸向草皮，情绪失控。

在昨天进行的另三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队与澳大利亚队在90分钟内战成2比2平，经过加时赛，澳大利亚队以4比3胜出。巴西女足与加拿大队的比赛在120分钟战罢后打成0比0平，最终加拿大队通过点球大战4比3笑到最后。美国与荷兰队的比赛同样进入点球大战，120分钟内双方战成2比2平，点球大战开始后荷兰队前四罚丢两球，而四罚全中的美国进军半决赛。

东京奥运会女足半决赛将于8月2日进行，届时美国女足将对阵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则将迎战瑞典队。

美国游泳名将连败两场后暗示“比赛不干净”

俄选手在东京赛场屡遭歧视性指责

■本报记者 吴殊

这场比赛可能不干净——落败的美国选手公开发表让人充满想象的暗示。这样熟悉的一幕，在东京奥运会游泳赛场上又发生了。

成绩退步两失金牌，墨菲似乎认为错不在己

在7月30日上午举行的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中，里约奥运会该项目冠军、美国游泳名将莱恩·墨菲以0.88秒的较大劣势输给俄罗斯奥林匹克队选手叶夫根尼·日洛夫，获得银牌。而在27日举行的100米仰泳决赛中，墨菲也不敌日洛夫，名列第三，而俄奥队选手日洛夫与克勒什尼科夫包揽冠亚军。

墨菲在里约奥运会上包揽100米和200米两块男子仰泳金牌，同时是100米仰泳的现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位“仰泳之王”在东京的状态并不好，两项决赛成绩均明显退步，100米仰泳从51秒97降为52秒19，200米仰泳更是从1分53秒62落至1分54秒15。但墨菲似乎并不认为成绩不佳的原因是自己。

赛后，在混合采访区内被西方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兴奋剂问题时，墨菲用“含蓄”的方式回答道：“每当被问到这种问题时，我脑海里会冒出15个念头，其中13个会让我陷入大麻烦，我尽量不让自己深陷其中。我知道我在参加一场可能不干净的比赛（in a race that's probably not clean），事实就是这样。”

“那些对情况了解得更多的人作出了他们的决定。这让我很沮丧。”随后墨菲称，“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说服那些作决定的人，告诉他们作了错误的决定。”墨菲这段理解起来颇为费劲的话，应该是在抱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泳联允许俄罗斯游泳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只要俄罗斯人在这里比赛，不满就会存在”

包揽两块男子仰泳金牌的日洛夫，本就是世界顶级仰泳选手，他在里约夺得200米仰泳铜牌，并在2017年和2019年两届世锦赛上蝉联该项目冠军。出生于1996年的日洛夫此前从未与兴奋剂产生过关联。当被告知墨菲的表态时，这位俄罗斯人显得非常吃惊，“我不明白他所说的话。我专注于比赛。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惊讶。”

虽然没有点名，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墨菲想说什么。“只要俄罗斯人在这里比赛，不满就会存在。墨菲只是第一个大声说出内心想法的人。”《体育画报》指出，西方媒体和运动员对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存在看法。而欧美运动员和记者对俄罗斯奥林匹克选手发表歧视性指责，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已经屡有发生。

7月29日，俄罗斯奥林匹克选手斯捷潘诺娃和奥雅宾斯卡娅在女子双人单桨比赛中意外夺得银牌，美国艇选手梅根·卡尔莫随即在社交媒体上恶语相向，“看到一支本不应该参加奥运会的队伍戴着银牌走下领奖台，这令人感到恶心。”

俄罗斯著名网球选手梅德韦杰夫28日也遭遇了类似的挑衅。在战胜意大利对手弗格尼尼后，一名智利记者在混采区向梅德韦杰夫、俄罗斯奥林匹克队的运动员是否都是“作弊者”？梅德韦杰夫生气地回击称“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尴尬”，“我要求再也不要混采区看到这个人！”

俄罗斯国内发声援选手活动

在东京奥运会上，俄罗斯奥林匹克代表团非常特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去年12月17日最终裁定，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违规，从2020年12月17日至2022年12月16日，禁止俄罗斯以国家名义参加包括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卡塔尔世界杯在内的国际体育大赛；获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单项组织认可的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只能以“俄罗斯奥委会（ROC）”的名义参赛，不能升国旗，也无法奏国歌。

对于俄罗斯方面的限制非常细节化——此前俄罗斯试图用爱国歌曲《喀秋莎》代替国歌，但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否决，最终只能代以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俄罗斯花游队的比赛服也被否决，因为上面绣有熊的图案，国际奥委会认为，熊的形象与俄罗斯的联系过于密切。

过多的限制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媒体以及民众的强烈不满。俄罗斯电视节目主持人蒂娜·坎德拉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话题名为“#WeWillROCyou”的声援活动，她套用英国皇后乐队著名歌曲《We will rock you（我们将震撼你）》的歌名，将俄罗斯奥委会的缩写（ROC）嵌入，以此作为东京赛场上的俄罗斯奥林匹克选手们加油鼓劲。俄罗斯知名DJ安德烈·史尔曼还在手机短视频软件上将这首歌曲的音乐，与如今象征

俄奥队夺冠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旋律混编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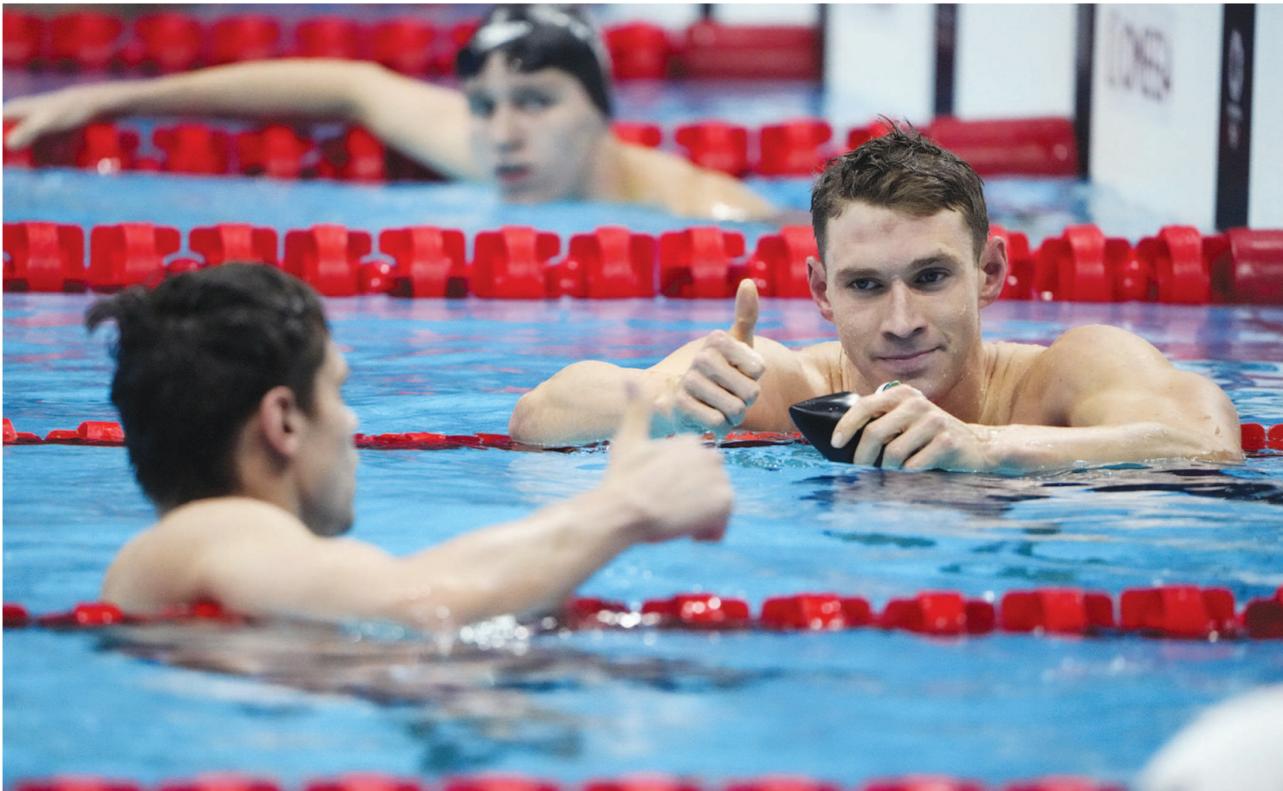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也没闲着，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支持俄奥队选手的视频。在

这段1分30秒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脚踩高跟鞋的扎哈罗娃霸气地挥舞拳头暴打一个假人，那个假人的腹部贴着“新闻界（PRESS）”的标签。画面一转，扎哈罗娃又踩着高跟鞋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

会”，当记者问到俄罗斯在奥运会上必须保持“中立地位”之时，扎哈罗娃回答说：“地位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运动员的自豪感。”

视频的最后，扎哈罗娃对本国运动

员们说：“我们爱你们，我们相信你们，祝福你们取得胜利。让我们一起说——我们将震撼你（we will ROC you）！”“ROC”在俄语中与“RUS”（俄罗斯国名缩写）同音，赋予了这个口号双重内涵。



在200米仰泳决赛后，墨菲向日洛夫竖起大拇指，三天后他却抨击“比赛不干净”。

视觉中国

运动员频遭网暴，国际奥委会有些无能为力

■本报记者 刘畅

东京奥运会刚刚开幕一周，已有多名运动员遭遇网络暴力。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昨天表示，国际奥委会反对互联网上的攻击行为，并为遭遇这一问题的运动员提供各种支持。

拥有23个世锦赛和奥运会冠军头衔的美国体操名将西蒙·拜尔斯接连退出体操女团决赛和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后，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美国右翼主流媒体上都遭到大量攻击，甚至有人指责拜尔斯是“美国的耻辱”。批评者对拜尔斯的攻击火力集中于她的性别和种族，以及“对团队精神的违背”。尽管拜尔斯解释自己在跳马项目出现失误后“自尊心受到了一点伤害”，因“心理健康问题”退赛，但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部分美国人接受。

拜尔斯并不是唯一退赛的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周，澳大利亚女篮运动员丽莎·坎贝奇同样因“心理问题”宣布退出奥运会，“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吃不下睡不着，活在痛苦中，只能依靠药物控制日常的焦虑。我不想去世界最大的体育舞台比赛，至少现在不想。”尽管有很多人鼓励坎贝奇，但这条推文下面，还是充斥着大量谩骂，有人批评她“自私”，有人问她，“还剩一周才宣布退出，有何企图？”

不仅是拜尔斯和坎贝奇，如今的网络暴力无孔不入。当选手表现不佳或未能获得让人满意的名次，就会成为网暴的重点对象。据日本NHK国际频道报道，在29日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名列第五的日本选手村上茉爱赛后接受采访时泪洒有体操中心，

坦言自己一度受到严重的网络暴力，“我看到各种不愉快的评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删掉，但真的很失望”。而日本前田径选手为末大对此提议，“日本奥委会应该建立一个系统，当运动员受到网络伤害时，在法律程序上给予支持，因为他们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

村上茉爱绝非孤例。在网球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就被爆冷淘汰的日本明星大坂娜奥米，在男子冲浪决赛中发挥不佳屈居亚军的日本名将五十岚卡诺阿，以及在200米蛙泳比赛中获得第四名的俄运动员奇库诺娃等奥运选手，都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网络欺凌。“社交媒体上的网暴是不可接受的，在体育世界中没有立足之地。”马克·亚当斯在数次事件后表达了国际奥委会的官方立场，“运动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有24小时热线。心理健康问题非常重要。”

美联社称，国际奥委会已经意识到年轻运动员们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心理健康问题。东京奥运会为参赛者们增加了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坐镇在奥运村，在奥运会前、期间和结束后三个月内，为运动员提供保密的健康服务。

亚当斯提到的24小时热线是一项免费服务，国际奥委会提供70多种语言的短时咨询和指导。此外，国际奥委会还开发了一个网站，对4000多名运动员的赛前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并通过中、英、法、日、俄、西、阿等七种语言为运动员普及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和及时资讯。“我们做得够吗？希望是够的，”但是亚当斯也坦言，没法根本消除网络暴力，“只愿能做得多一点。”

日本体操队也对打分不满，并申诉未果，日媒提出疑问——

“裁判绝对正确的时代该结束了吗？”

■本报记者 沈雷

裁判打分，一直是体操运动的焦点话题。随着日本新星桥本大辉夺得东京奥运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体操打分公正性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形成舆情。这迫使国际体操联合会（FIG）不得不对外公布了对桥本大辉在全能比赛跳马小项上的得分详解，这也是该组织首次就正式比赛中一位选手的完成分（E分）予以具体解释。由此可见舆情风暴之凶猛。

鲜为人知的是，其实看似获胜的日本体操队，也就裁判打分问题提出了申诉。日本队认为，桥本大辉在个人全能决赛第三项吊环的整套动作难度分（D分）为5.6分，但其中一个

动作没有得到裁判认可，因而D分被降为5.3分。日本队就此提出调查申诉，但结果没有更改，日方也没有得到回应。对于国际体联的沉默，洛杉矶奥运会日本体操金牌得主森本慎二称，“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决定。”

日本主流媒体《东洋经济》网络版30日撰文报道了奥运体操裁判的打分问题，并提出疑问，“裁判员是绝对（正确）的‘时代该结束了吗？’”

如网球、棒球、足球等运动一样，体操也已引进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打分系统，这套由富士通公司设计的系统在2019年斯图加特世锦赛上被用于男子鞍马、吊环、跳马和女子跳马四个项目中，但今年奥运会没有使用该系统。这应该不是国际体联

的问题。据外媒称，部分运动项目的AI辅助系统无法进入奥运会，是因为存在较为复杂的赞助商身份问题。

体操的AI自动打分系统由一个测量设备和一个电子数据库组成。在运动员表演时，测量设备每秒向其发射超过200万次激光束，以三维方式精确测量运动员的身体运动；然后将这一数据与数据库内的动作进行比对，以计算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异，并据此打出选手的最终得分。

《东洋经济》表示，AI打分对体操运动的发展十分有益——一方面标准化打分可以消除过去体操比赛人为打分所造成的传统弊端，如“早出场的选手被压分”等，同时可以改变选手的思考方式，令他们更直观地发现自己的不

足；另一方面，随着如今运动员整套动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构成越来越复杂，单靠裁判的个人感官作出评判确实面临严峻挑战，在体操运动中裁判评判选手身体的弯曲度、角度和姿势一直很困难，如以怎样的标准区分“极度弯曲的肘部”与“轻微弯曲的肘部”，而通过使用AI可以作出更公平的判断。

《东洋经济》认为，像花样滑冰这样越来越像一门艺术的运动，如果仅仅依靠AI打分，必然会令比赛无聊而乏味，而如果是评判一项技术、一个动作的完美程度，如体操比赛中的跳跃或旋转，那么AI就非常合适。日本媒体就此发问：“裁判员是绝对（正确）的‘时代该结束了吗？’”虽说是疑问句，但看起来他们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



日本体操名将村上茉爱获得个人全能第五位，她赛后坦言自己一直以来遭到严重的网暴。

视觉中国